

走近东疆石窟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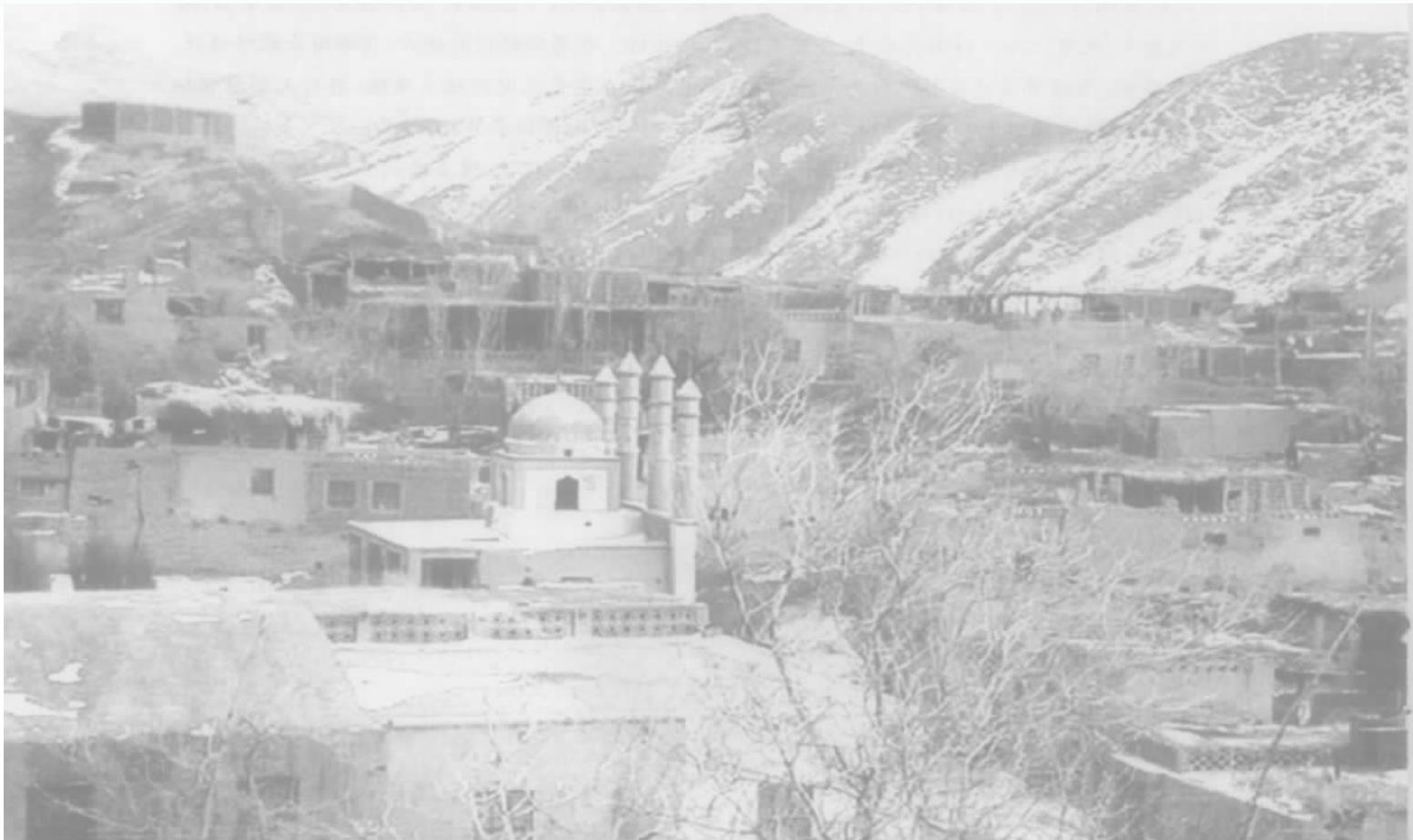
文
／
颜逸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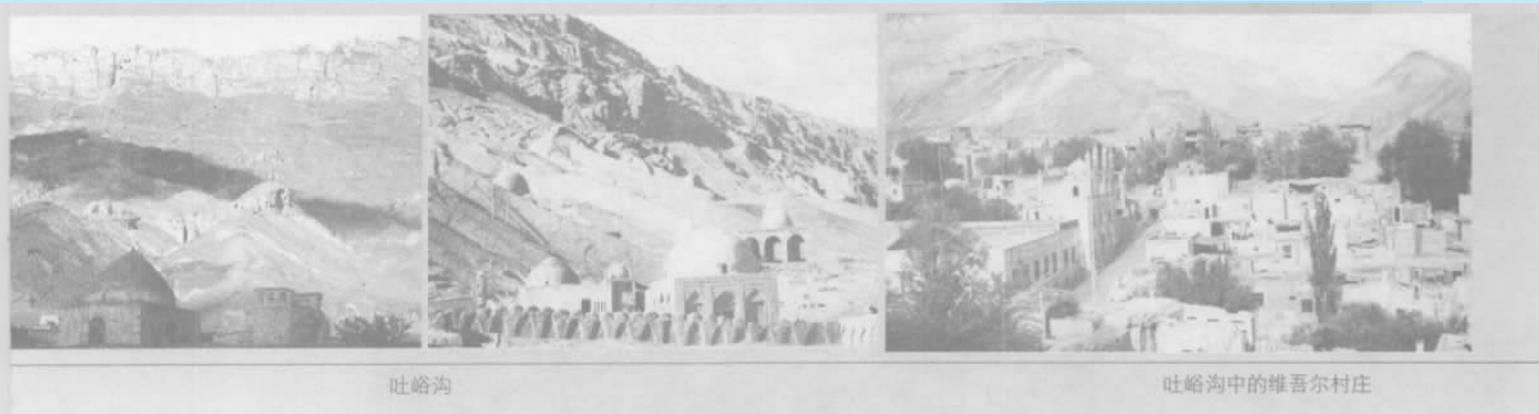
听说去吐峪沟千佛洞,大家都没太当回事儿。新疆石窟不少,位于吐鲁番的吐峪沟是此行遭遇的第一个。头一天在没有空调的车上颠得灰头土脸,这天同行的几位女记者想美丽一下,有的换上了鲜亮的红裙,有的穿上了高跟鞋。然而,两个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比昨天更灰头土脸地钻出吐峪沟,我那双皮凉鞋已快断成两截,还破出一个洞。好些人的脸色还没缓过来,青白青白的。

吐峪沟是两山夹峙中的一个山谷,谷中河瀑湍急,浊流滚滚。山崖上一条条岩棱儿仿佛纵横的青筋,耸向云天。石窟分布在谷东、谷西两侧,我们只去了相对容易攀登的谷东,就已经惊心动魄了。先还欣赏着西域难得一见的山水相依之景,但很快就无心它顾了,忽而下沟,忽而攀岩,忽而飞身渡水,忽而侧身过隙,脚下的凉鞋时时要脱脚而去。我脱下鞋来,但土路上的骆驼刺太尖太利,日晒下的黄土又滚烫滚烫的,让人无法忍受,只好把鞋蹬上。

最恐怖的是,过一条极窄极长的土垅。土垅的西侧,是悬崖上的湍流,滚下去恐怕只好去“麻扎”(维语坟墓之意)了;土垅的东侧,是一道水渠,用铁锹下探,水还挺深,至少没到胸口。我一向自恃大胆,但侧身走了几步,站在土垅上,不由心惊胆战,两眼不敢下望。可脚下泥土酥软潮湿,站得久了,不时把泥土蹬落入谷,哗啦啦地让人更加两股战战,进退维谷……

爬得气喘如牛之际,千佛洞出现了——没有栈道,没有石阶,进每一个洞窟,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进一个洞窟,里面却空空如也,四壁都是裸露的砾石,失望之余,却和先行进洞的人一样故作惊喜地大叫:“哇,真漂





吐峪沟

吐峪沟中的维吾尔村庄

亮, 值了! 骗得后面的人争先恐后爬进来。

仅有三四个洞窟有壁画。这里的洞窟基本都是中心方柱形制, 进去以后, 围着方柱团团转一圈, 就一览无余。谷东第四窟却是惟一的覆斗窟, 与莫高窟很像, 也有藻井, 四壁各绘有一排立佛, 站姿极美, 且富动感。只是每尊佛的脸都被凿过, 没有眉眼表情, 使那曼妙的身姿透出一股诡异来。

心里的失望无以复加, 这就是书上说的“东疆第一宝窟”? 这就是高昌王室的石窟圣地? 这就是敦煌遗书《西州图经》所绘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高梁横跨、绿阴纷纷的唐代著名的“丁谷窟寺”?

俱往矣。而今这里已是荒山险谷、苦土空窟了。昔日的美少女, 如今却是衰朽残年、容颜凋败得不堪入目。谷东、谷西加在一起, 只残存 40 余窟, 大部分还是没有壁画的僧房窟, 谈不上有什么文物保护, 只个别窟上加了木门。山体的自然滑塌, 还埋住了下层的许多洞窟, 只露出拱形的窟顶。同行的文物专家说, 那里面也有许多精美的壁画。

我坐在地上揉着脚, 一脸同情的专家却嘿嘿直笑:“你们总算知道了咱文物工作者有多苦! 新疆文物的现状有多惨! 吐峪沟还不是最惨的哩!” 他们正在争取让吐峪沟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就可以有一点点维修、清理、保护的经费。吐峪沟现在还没有对游人开放。

上世纪初, 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与勒考克等人, 跑到这里割走了最精美的壁画, 还拿走了沟东一间密室里满满两麻袋的文书和“惊人的刺绣品”, 运往柏林博物馆。后来, 它们和从东疆柏孜克里克石窟掠走的壁画一样, 在二战盟军的炮火中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佛光灿烂的吐峪沟, 就这么“零落成泥碾作尘”了。站在它的废墟上, 有另一种惊悚的感觉: 人类, 总是这样, 一只手天才地创造, 另一只手又无情地毁灭, 而毁灭的速度和力度总是超过前者。



吐峪沟千佛洞